



近日,三星堆遗址发布最新考古发掘成果,再次掀起古蜀文明神秘的面纱,也唤醒了更多人对三星堆的好奇探究之心。3月29日下午,汪启明教授在做客“名人大讲堂”时说,作为全方面描写巴蜀历史地理的我国首部地方志,《华阳国志》记录的时段是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,跨度很长,涉及到了大量古蜀时期的历史,其或可为揭开三星堆的诸多谜题提供重要参考。

## 三星堆为什么留下了这么多“谜团”? 汪启明:像《华阳国志》这样的文献太少了



2021年首场“名人大讲堂”在常璩故里崇州开讲。



传习志愿者现场提问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 摄影 陈羽喙

3月29日下午,“名人大讲堂”首次移师崇州,这里是东晋史学家常璩的故乡。在街子古镇的华阳国志馆,西南交大特聘教授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、巴蜀方言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汪启明谈古论今,讲述常璩的传奇人生,解读其巨作《华阳国志》。讲座完毕,现场观众余兴未尽,于是四位传习志愿者向汪启明教授继续求教。在这个互动环节,汪教授给崇州当地的文旅产业贡献了不少“金点子”。

### 汪启明对话传习志愿者: 崇州除了油菜花节 还应有常璩文化节

#### 乡土教育和全民阅读 从《华阳国志》开始

35岁的胡钊是教师,她向汪启明教授发问:“《华阳国志》彰显了常璩深厚的家国情怀,这种家国情怀如何与乡土教育进行有机结合,让学生们更加清晰地理解家国一体的中华传统?”

汪启明回答:“可以编写关于常璩的乡土教材,也可以在崇州的每个小学开设关于常璩和《华阳国志》的课,每个学期讲个两三个。这些都很简单,重要的还是要课外阅读,就是要大力推进全民阅读进农村、进社区、进家庭、进学校、进机关、进企业、进军营的‘七进’工作。”

汪启明教授指出,教育工作的根本是教师和教材,首先作为教师要了解《华阳国志》,而编教材需要行政上的政策。当地教育局还可以举行征文比赛,这样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。

#### 动漫、游戏、短视频 都能为文旅推广出力

第二位提问的是街子镇文旅管家杨俊肖,她认为《华阳国志》记载的历史离今天已经十分遥远,“我们在群众文化活动中,该如何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,将这些历史人文风貌进行生动再现?”

汪启明教授不仅学术上严谨,同时思维活跃度也和年轻人同步,对于这个问题他几乎是信手拈来:“现在的传播手段很先进,你可以用公众号每天发几条关于常璩的推文,还有动漫和游戏也可以涉及《华阳国志》的题材,这些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。”

街子镇政府工作人员谭钰秋是一名“95后”,她

向汪教授提问:“目前年轻人的阅读习惯和阅读爱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请问如何让年轻人更加了解常璩和《华阳国志》?”汪启明说:“你不是喜欢看短视频嘛,我们就把《华阳国志》拍成300集的短片。你们不是不想看长篇大论嘛,我们就把《华阳国志》的文章分割成很多篇千字短文,这样上厕所和坐地铁都能看。总之,现在的年轻人想看什么,我们就提供什么,根据不同的受众和文化群体,从趣味性上吸引他们的关注度。”

#### 卖常璩的文创产品 比卖香肠腊肉更“香”

汪启明教授表示,推广常璩和《华阳国志》还应该从社区入手。“崇州的街子古镇是旅游地,可以找人写剧本,甚至拍成《花木兰》那样的电影,因为《木兰辞》和《华阳国志》是同个时代的。今天我们走在古镇的街头,看到的都是腊肉香肠,没有关于常璩和《华阳国志》的纪念品,这还是有些遗憾的。崇州的文旅要上档次,就要提升文化含金量,文化也可以做成产业。”

街子镇社区工作人员李木禾问汪教授:“在社区工作中,可以从名人身上挖掘哪些闪光点来服务基层建设?”汪教授为他答疑解惑:“你们除了油菜花节,也应该有常璩文化节。崇州每年油菜花开的时候我都会来,人多得连车都停不下,这就是宣传常璩最好的机会啊!搞点猜谜、对联之类的东西,扩大《华阳国志》在游客心中的文化影响力。甚至当地还可以成立相关的常璩文化协调小组和推进团队。”



常璩生平介绍。



崇州“华阳国志馆”。

#### 出土文物与文献相结合 才能形成完整的解释链条

出土的文物,是无声的历史。汪启明说,在考古学上,出土文物一定要和传世文献相结合,才能互为印证,形成完整的解释链条。光靠出土文物本身是得不到答案的。“目前,各地的博物馆都在找当地的出土器物与三星堆的相似性,这固然是一种解释的办法。但是用这个出土文物去解释另一个出土文物,怎么判断这是偶然的相遇还是同出一源呢?所以无论如何也还是需要文献的解释。”

汪启明说,我国的古书亡佚太多。很多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现象,只是限于当下的文献背景。对古蜀国记载的文献,最为重要的

有两本,一是《华阳国志》,一是《蜀王本纪》。后者为历代蜀王传记,原书早已亡佚,文字散见于《史记》《文选》等书,由明代郑朴搜集整理成文。因此《华阳国志》的重要性就显得更为重要。“三星堆现在之所以留下了这么多‘谜团’,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像《华阳国志》这样的文献太少了。”汪启明感慨。

三星堆有没有文字?汪启明提到他倾向于古蜀有文字,“高超的工艺水平,具备文明所必须的城市、冶金、宗教等条件。我也非常期待三星堆能出土文字,那将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大事件了。”

#### 青铜“纵目”面具 跟文献中“目纵”不是一回事

在讲座中,汪启明特别强调,读《华阳国志》“一定要读懂,然后再去发表观点。”他举了一则关于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的例子。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面具中,造型最奇特、最威风要算青铜纵目面具,很多人也将其与蜀王蚕丛联系起来。其源于对《华阳国志》中这样一段文字的解释:“有蜀侯蚕丛,其目纵,始称王。死,作石棺石槨,国人从之,故俗以石棺槨为纵目人家也。”

汪启明说,这段文字明确提到了蚕丛“目纵”,而三星堆的这件面具眼睛处也有明显的突起,两者似乎非常相近,于是出土青铜面具被命名为“纵目面具”。那么问题来了,查阅自古以来所有文献,“纵”字似乎都没有“突起”的意思。汪启明提到,《集韵》中云“东西曰衡,南北曰纵。”也有文献把“纵”字理解为“竖”,总之都没有“突起”之意。

汪启明认为,这或许是当年的考古学界对于《华阳国志》中“其目纵”的误读。他解释道,就算“纵”字能理解为“突起”,那三星堆的青铜面具,也不是“目纵”而是“瞳纵”。“目字应该是指整个眼睛,三星堆面具上突起的部分很显然是其中的‘瞳’。《华阳国志》所云‘其目纵’并非是说眼睛突起的意思。”根据汪启明的猜测,“其目纵”或许是相对于横来说,蚕丛的眼睛也许长得并不是标准的横着,所以才说“目纵”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摄影 陈羽喙 实习生 王金亚

#### 自贡发布“春雷行动2021”第二批典型案例: 未经许可生产冷吃兔 被罚5万元

华西都市报(记者 刘恪生)3月下旬,自贡“春雷行动2021”暨冷链物流疫情防控专项行动开展以来,各级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力量查办了一批典型案例。未经许可生产冷吃兔,贡井区一家涉嫌无证生产加工食品的窝点被查。1月,执法人员对该窝点进行执法检查,发现有若干已封装的冷吃兔,1台墨轮印字封口机,500余张食品标签,且不能提供食品生产许可证。经查,当事人取得与合法厂家代加工协议后,加工量无法满足平台订单,故自行炒制并加贴其他合法厂家的标签信息进行网络销售。执法人员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行为,拆除生产设备,依法销毁非法加工的原辅材料、半成品、成品,并作出罚款5万元的行政处罚。